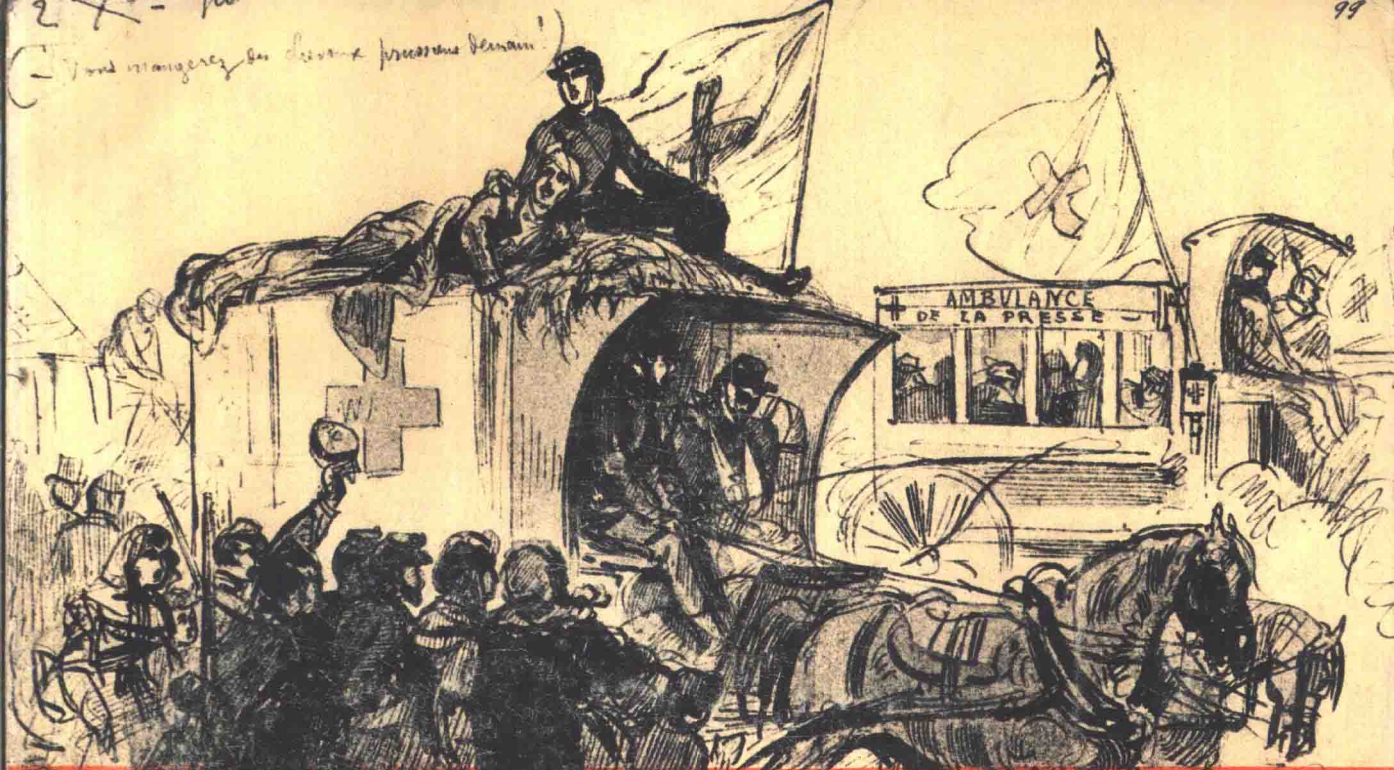




1870-1871

巴黎围城和
巴黎公社时期
的速写

法国 亚尔培·洛比达

1870-1871 巴黎围城和 巴黎公社时期 的速写

(法国) 亚尔培·洛比达的画和日记

沈 琪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北京

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
时期的速写

〔法国〕亚尔培·洛比达 作
沈 琪 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平野 装帧设计：张晓君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79年9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书号：8027·7090 印数：1—12,000
定价：2.45元

出 版 说 明

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爆发了普法战争。1870年7月19日，法皇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军士气低落，装备不良，指挥失措，以致连连失败；色当战役中，法皇拿破仑三世投降，当了普军俘虏。色当溃败激怒了法国人民，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要求恢复共和；但资产阶级窃取了政权，成立反动的卖国政府。这时普军已包围巴黎，为了保卫首都，工人要求武装，将原有的国民自卫军扩大一倍，约为三十万人。工人自己成立了和资产阶级政府对立的警备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府害怕工人夺权，便和普鲁士开始停战谈判。在这以前，巴黎工人反对政府叛国活动，曾在1870年10月31日，1871年1月22日举行起义，但都失败了。1871年3月17日临时政府内阁会议悍然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等武器，逮捕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清晨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被妇女们发现；巴黎无产阶级夺回大炮，英勇起义。当晚，以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政府逃往凡尔赛。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由于没有彻底摧毁反动军队和坚决镇压反革命，在反动派和普鲁士政府内外勾结下，巴黎公社失败了。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但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演习，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预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然胜利。马克思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本书系根据1971年在巴黎出版的《Albert Robida Album du Siege et de la Commune-paris 1870—1871》一书译出和复制的。该书由历史书店（Librairie Historique）和托马-雪勒书店（Librairie Thomas-Scheler）发行；导言和注解是吕西恩·雪勒（Lucien Scheler）写的。这些速写是在当时的现场画成，因此它是一种形象的艺术文献，真实的历史记录。画家洛比达当时的日记则在他的速写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注解，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原 书 导 言

《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时期的速写》是有才能的亚尔培·洛比达年轻时期的一部作品，共收入速写一百七十七幅，没有发表过^①；这本画册显示出洛比达象记者那样的许多值得赞扬的优点。莫尔特克元帅的军队围攻巴黎时，他才二十二岁。他不但每天要在被围的京城里跑许多区，而且很快地用速写把异乎寻常的场面记录下来；不但要到城外靠近前哨的地方，有时甚至就在敌人的射程之内，用钢笔，用水墨或用水粉把郊外的景物、普鲁士军占领的村庄在烟火弥漫中露出的侧影描绘下来；而且傍晚时一回到家，他便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围城时期引人注意的事件，外省的战讯，表示不满的群众游行，能反映由于缺货会酿成饥荒的主要必需品的行市，组成了这些日记，表达浪费的勇敢和无用的苦痛的日记。活生生的文献并不排斥诙谐，是画册中一百七十七幅速写的必不可少的年月表；反过来说，后者是记叙文字最直接的绘画的注释。亚尔培·洛比达的写生画，对历史家来说，的确富有报导的成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在街道上和在防御工事里，画家“照快相”；任何摄影记者，那时候由于技术上的曝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实在无法和他竞争。他的手帮助眼睛（由于某种神技妙术）弥补了近视；他的手灵巧敏捷，下笔如飞；风景中有人的活动，一瞬即逝，而洛比达只消几笔就取其要旨，把目睹的景物转录下来；于是他的速写使巴黎城，不断忍受再次被围的巴黎城所呈现给巴黎人的每天的景象，忠实地恢复原状。

总是出现在神经最厉害的痛处的画家的感受，在人物和行动的残酷事件的过程中所想的，尽管他有意采取保留态度，这份日记还是提供了一个轮廓。

宣战时，亚尔培·洛比达似乎感到兴奋，大多数法国人都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对这种兴奋表示不满，尤其是儒尔·瓦莱斯，作者在日记的最后数页中因此而归咎于他。帝国的败绩和麦茨的投降几乎就毁灭了这种虚幻的信任，而围城时期的苦恼，一如不愿扩大的某些局部性胜利，不断令人失望的一连串谣言，以及特别寒冷的冬季带来的痛苦，这种种，都促使被围者的意气沮丧。就这样封锁了整整四个月以后，所谓国防政府——毫无疑问用的是反语，认为停战的时刻终于来到（1871年1月28日）；

关于这次停战，是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在费利埃尔和俾斯麦会晤后（1870年9月19日）早已作了准备的。而没有被失望感染的绝大部分巴黎群众觉得，宣布停战协定就是卖国。因为许多爱国者，其中不少国民自卫军营里的成员是由居民区招募来的，他们还深信有名的“大规模出击”（没有什么要多次延迟的明显理由）才能突围，确保和罗亚尔军会合；在这最重大的企图没有采取行动以前，毫无道理地要求停火，无非是可耻的投降。

总的说来，洛比达在围城时期已经记录了人们的革命行动（他甚至称之为狂士）。就是这些人，在几星期以后，赞成公社制度和自由城的巴黎。在这期间，国民议会，也就是政府，采取了三项反人民的措施：

（1）2月15日，取消国民自卫军战士每天三十个苏的津贴；（2）3月10日，废除延期付款（这个月的13日至17日，十五万份拒绝证书，说明同样数量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没有支付的能力）；（3）3月18日，梯也尔向部队下令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而这些大炮是在围城时期以群众的捐款铸造的。这些不得人心的措施激起了二、三百万巴黎人一致的愤慨，于是产生了公社组织；其中大多数成员是钢铁工人、建筑工人、手艺人，加上职员和普通市民，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他们在最近的过去，对帝国的态度并不含糊，因而在共和团体里多少有点名气。

地主富农的反动思想和对工人阶级莫大的蔑视，因为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要求恢复权利又爱祖国的激昂情绪，彼此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亚尔培·洛比达是个宿命论者，对新的暴风雨的迫近，起先他不太关心。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签订休战协定的那天起，他多少象是生活在事件以外。停战带有侮辱性，他象所有正直的法国人一样感到痛苦，但是他觉得这确实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而且，既然停止了敌对行为，在他看来，也就真正结束了饥饿和该诅咒的年代；“殊死战”者（他用这样的称呼）听到停战表示不赞成，在他看来有点狂妄。这样，家庭之爱和暂时摆脱巴黎城中形势日益紧张的宽慰，二者结合在一起使他高兴。等到巴黎和外省的交通一恢复，亚尔培·洛比达于2月8日回到贡比尼城父母的身旁；过了三个星期，3月2日，他又来到巴黎。那时三万普鲁士军，上一夜和下一天，在爱丽舍街上露营；蒙难的巴黎映入他眼帘，一片沉寂，形同死城，关闭的门窗后面，隐藏着愤怒和失望。

是在人民居住的区里，是在他居住的别利维尔，他看到了起义的最初几次示威。他不是不知道起义的深远原因，但是他性好诙谐，只记住一些外貌：短促的胜利中

唱着歌儿游行的队伍，如象演说、肩章、临时当了军人的帽上羽饰一样，引起这个爱讽刺的、好怀疑的年轻人的微笑，并引起他画漫画的兴致。他的日记，不再是每天写了（而且有时连日子都不注明）寥寥几行把好多天的事件并在一起，加以概括（如他写：“5月15日前后”）。日记证实了，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他一定程度地关心那发生的事件，几乎认为它是徒劳的骚动，并含蓄地希望它早些结束。既然没有什么强迫他留在巴黎，四月里他又去贡比尼和家人度过了三个星期。

在五月的战役中，当凡尔赛军队到达并夺得他居住的街道时，他在等待脱身的地窖里高兴得叫了。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最后的斗争而来的血腥镇压，他坦率地加以谴责：在他的区里，抓来便杀继续了数日之久。他时闻邻近的街道上集体屠杀的排枪声。但是亚尔培·洛比达，如果说他对起义者表同情而怜悯他们，他却并不迟疑把他们的激昂归罪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记得这些人物早在10月31日和1月22日就出现了；也归罪于公社的记者，认为是他们煽动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把记者说成是扮演了率领群众的角色，这种神话已被儒尔·瓦莱斯多次揭穿过。当然，亚尔培·洛比达，由于他的性格和心情，和许多艺术家（况且其中有他不止一个朋友）相反，不懂得多少知识分子为什么站在起义这一边。在这悲惨的年代中，他写的日记是一个和巴黎公社有抵触情绪的见证者的日记。

意识形态和感情在交锋；而在要求更加公正的阵营里，反对各种草率的判断，存在着这样的确信，后来还活着的人又屡屡加以肯定，而且现代史家也认为颇有根据：色当投降后第二天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胆怯的奴才围在四周，它被迫不得不信赖明目张胆同情旧制度的军人；此外，它被保皇党的阴谋诡计所左右——如果没有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起义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这个共和国一定会垮台。

吕西恩·雪 勒

① 《新闻画报》、《图画世界》以及亚尔蒙·达尧的册子《入侵，围城，公社》，或用木刻、或用锌版翻制了若干幅。

8月2日由亚尔萨斯回来^①。在《巴黎日报》馆，法华尔街，遇见安仁·雪奈尔，总编辑助理，他正在叫人紧张地速拟有关斯比克伦战争的快讯。他在皇帝的电报后面添上几行，他念，别人听写：“……欢欣鼓舞，在军中，也在我们心中！……”

9月4日，星期日 色当的惨败昨晚巴黎城内都知道了。整夜和清晨有骚动。上午立法院开会。人们向协和广场走去。各报馆请求国民自卫军到议院去，只穿制服，不带武器。皇帝死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大家同意。巴黎的面貌异乎寻常，四面八方，成群结队，默默无言，朝着议院走；远处，在这些人群里可以看到群众集会，但是没有叫喊，也没有演说；沉寂中占主要地位的，与平时有所区别的，到处的想法几乎一致，帝国的末日到了，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十一时 协和广场人还不多，桥头由骑着马的市警备队和卫兵防守着，卫兵集中在桥的那头。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土伊勒利宫关闭着，显得荒凉。人群中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人说昨天晚上在林荫道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义勇军在鲍讷·奴凡尔哨所被市警备队打死了；据说他的伙伴赶到巴黎来替他报仇。

议员来了，群众认识他们，高声喊道：“废除帝制，废除帝制，共和国万岁！”声音如滚滚浪潮，在人群中从广场的这头传到那头。随后，过来几队骑兵，受到欢迎：“军队万岁！打倒帝国！”皇家街和丽伏里街响起鼓声，这是国民自卫军的营队，原有的和新编的；原有的穿军装，制服，戴军帽；新编的有几个穿军服，许许多多穿深褐色的短大衣，戴的帽子什么样的都有；大家认得出来，总有人指出这些新的营队是那区那区的。人们欢呼蒙马特和别利维尔的营队。新的队伍里有几个还穿着工人服，这使我想起1848年的日子来的《画报》上的速写，二月的节目样样照抄。老年人已经谈到临时政府了。

斯特拉斯堡象被团团围住，许多公民带来花束和旗帜；发表几个演说，末了总是高呼：“共和国万岁！”

一时 现在广场上挤满了人，人群里响起热烈的欢呼，一个漫长的声音压倒一切，而且不断重复：“废除帝制！废除帝制！共和国！”

在桥的入口处，有人出来交涉；卫兵和市警备队的指责这次是有礼貌的，群众的回答越来越愤怒，他们喊：“到边境去！”他们咒骂，市警备队没有回敬。国民自卫军能够过桥，队伍有点乱，凡是扛枪的或是戴军帽的通过桥集合在河滨；经过一小时的你推我挤，最后一次努力终于把卫兵挤在一边，市警备队淹没在人群里，群众过桥了。

一忽儿，走在最前面的队伍来到波旁宫墙边，铁栏大门被打开了，或是越墙进去，占领了王宫。守卫者是正规军第30营，他们枪托向上，跟着大家叫喊，后来也跟着前进。大楼梯高头，一堆人喊呀，笑呀，唱呀，写呀，“共和国万岁！”他们准备冲破最后几道门，新来的侵入者潮水一般推动前者冲呀冲，门儿冲垮了；打破玻璃窗的声音，冲破门的声音，真象龙卷风在各个通向会议厅的楼梯上回旋。

三时 会议厅！哎唷唷！满是人儿，满而又满，乱哄哄的。议员在哪里？椅形排列的长凳上堆满了，有的在台阶上跑；右派的先生在哪里？找。围得更多的人堆里，我发现几个左派的脑袋，克利美、加尔涅-帕热斯、格雷-比佐昂等等。那儿在准备什么，名单和小纸条传来传去。国民自卫军坐在办公桌旁，拚命按铃，叫人安静，临时政府刚才组成了。这时候，看来要上市政厅去，人山人海，但

^① 宣战后，洛比达立即赶到亚尔萨斯，为最初几次战斗画速写。

是从各个门口又进来了许多人有的堆在一起，有的散在台阶上或上下的讲坛上，他们好奇地在桌子里搜寻；桌子上的纸张和选票齐飞，喧嚣有增无已，喊声、歌声、演说、铃声等等。最后几个议员也消失了。标语牌上写着：“到市政厅去！”用长枪的刺刀挑着游行。这是革命的纲领、次序和挺进，历来就这样。我们到市政厅去吧，到了那里有收获，但是要从人群里挤出来离开波旁宫也不容易。原先的国民自卫军军帽上的鹰摘掉了，用树叶代替。人人笑容满面。街上一片嘈杂，向前进，喊声、歌声、马赛曲、争论，只听见这样的字眼：“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自卫军的营队乱嘈嘈的，非军人的群众或成群的卫兵手臂挽着手臂。啊！是的，谁也不想色当的悲痛的消息，似乎帝国的崩溃能补救一切。

我们穿过土伊勒利，铁栏已被冲毁；据说皇后已于一小时前出走；人民和近卫兵没有什么冲突，园子也没有损坏。我们到了丽伏里街，有人登上云梯，把被废的皇室的供应商的招牌或徽章砸毁，人人称快（遇到不同的滑稽插曲时，大家都笑；比如说，一个看门的女人举起扫帚向营队致敬，令人绝倒，非常成功）；但是急急忙忙要去市政厅，第二幕戏在那里上演。市政厅广场和市政厅已挤满了人，都被占领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挤进了大院；在那里，传阅临时政府的名单。会议厅里也是满满的，窗都不能关，况且有些人就爬在窗上。在路易十四的大厅里，人们在华丽的椅子上坐一坐，这些椅子过去是为另一种接待而准备的；皇帝的肖像断成几块；一个义勇军刀劈皇后的头像，最后扔在窗外。

我们已经知道略有更动的临时政府成员，某些名字受到欢迎或是补提的。大院里，关于国旗问题争论不休：红的呢还是三色的呢？不同的演说。白日将尽。

傍晚六时 在旧郊区，市警备队到处被搜索。警察站前面有冲突，或者说聚集了许多人。别利维尔区里茹连-拉克洛亚街的警察站被攻破。解除了警备队的武装，折断了他们的剑，噪得利害，叫骂，咀咒。他们有上百个，而且其中有狂士。某些警备队躲在邻人家里，剃去胡子，化了装出来。一群革命者，著名俱乐部里的鼓动家，大胡子，走出警察站，手握断剑，高高举起。国民自卫军派几个排来占领警察站。黄昏时分，种植自由树。别利维尔林荫道上，有一棵上面挂着彩色灯笼和红旗，是用义勇军的腰带制成的。

共和国的第一夜，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安静些，有点激昂，但没有激起骚动。国民自卫军多次巡逻。多尔底叶街上有个缺乏经验的新哨兵，打伤了一个巡逻队员。

5日 几周以前被禁的报纸《觉醒报》《号召报》《钟报》^①等等复刊了。

买了一份第一期《共和国政府公报》到处张贴“临时政府”的布告，群众围在那儿高声地念着，议论着，有几个唠哩唠叨。继续种植自由树。好几个反对帝国的歌曲贴在交易所墙上。巴黎风景中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市警备队漂亮的帽子——甚至在耶路撒冷街^②上，惊奇的眼睛也没有发现一顶！

警察总监凯拉特里先生的布告告诉市民说，在莫畔热发现皇后的踪迹；她携带不少行李箱子前往比利时。波拿巴的徽章继续在搜查，很有成绩。介绍所或人贩子的招牌也同样去掉了。巴里塑造的皇帝像，在河滨建筑物入口处上面的，在土伊勒利公园里的，蒙上了白布幕，群众叫好。纪念建筑物上，既有许多刮痕，也有不少墨迹。共和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写满各处了。

稍稍回忆一下形势，据报导，普鲁士侦察兵在恩纳省出现；任命二十个区的区长；阿拉戈为巴黎市长；弗洛盖和布里桑，为副市长。

① 《觉醒报》由德勒克吕兹在1868年创办，象《号召报》和《钟报》一样，在帝政时期多次被禁和被控。《号召报》有激进主义倾向，编辑保尔·满里斯、查理·雨果、洛克洛亚等，它是维克多·雨果及其友人的地盘。《钟报》由路易·于尔巴克于1869年创办，和洛比达的说法不同，9月4日革命时停刊，1871年3月18日以后才复刊。

② 警察总监公署就在这条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没有了，从前由金银器工人码头开始。

别利维尔是甘必大的选区，甘必大委员会成了该区的政府。早上五到七时，勃拉勒莱和勃朗歇跑来找我，一同到区政府去。勃拉勒莱当了第20区区长（意外事），但似乎能引起人的好奇和兴趣；去吧。勃拉勒莱不过是甘必大的一个重要选民，这家伙有意思，不会演说，可是不怕登上讲台。某^①街的一个小咖啡馆的老板，12月2日在林荫道上被长枪刺伤过，在区里很有号召力，认识的人可多，48年的老共和党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工人、俱乐部里的人，这就使他享有极高的威望。自从共和思想觉醒后，在他店里人们公开地大谈政治！他本来是茹尔·西蒙的重要选民。他在店里的柜台上悬挂一幅茹尔·西蒙的相片；当他认为茹尔·西蒙在议会里失势的时候，便把相片在墙上翻个个儿。他现在是甘必大的人了。自从那天，根据他提议，委员会到别利维尔去提出波登案件的辩护律师，一下子为群众所知晓的律师，为该区的候选人；毫无口才，不会讲话，笨重地，带着弗朗-恭台慢吞吞的乡土音；但是镇定稳重，异乎寻常；在围城时期头几个星期里，我看见他到市政厅去，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要见见阿拉戈或甘必大的面，“阿拉戈在吗？……喂，弗洛盖……”从来不称先生，至多有时候叫声公民——当阿拉戈或弗洛盖不是单独的时候。后来当了巴黎市委员会委员，还是这样不拘礼节；我深信，将来有一天他呜呼哀哉以后来到天上的时候，他对任何东西不会感到惊讶，对任何人不会大讲礼貌，他非常镇静地询问善良的圣彼得：“喂，圣彼得，上帝公民是在这儿吗？他在办公？我叫勃拉勒莱，第20区的；我有句话要对他讲。”

6日 各个委员会主要把精力花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上，每天出现新编的营队；要让他们有武器，有制服，要让他们选举军官，设立工厂缝制衣裤；在各条街上，一队一队地，或一连一连地操练。看见几个连列队前进，登上城墙；连内穿军官制服的寥寥无几，他们淹没在人群中；队伍里的人群穿的是深褐色的短大衣、工人服，头戴各式各样的帽子，五花八门，鸭舌帽、平顶军帽或高帽，刺刀的刀鞘在腰部摆动。戴着上面有徽章的鸭舌帽的工人，使我想起华朗顿或安特里曼画里的48年的起义者。有一个连在别利维尔街上经过，率领的连长是个煤炭工人，穿着普通的黑袖背心，军帽上饰有三条金线作为帽徽；他们没有拘束地走着，他们不是古代的禁卫兵。在行人道上，在房屋的院子里，在城外的林荫道上，看见战士们在作回旋训练，操练步伐，演习，快速上子弹，甚至练习刺杀。在每所房屋里，总是有一个带队的，过去是下级军官。

7日 政府公布我们有两个月的粮食。

8日 武装国民自卫军，新的营队前往领枪，有的到文新，有的到蒙瓦列连，或残废院。组织营队时有点乱，先要成立连队，武装这些连队，任命这些连队的军官，或者说得更妥当些，让他们选出自己的军官。困难重重，逐渐克服了。他们要枪。有了枪的连队已在街上操练，还没有拿到枪的用妒嫉的目光望着他们。

不久，勃拉勒莱公民接到参谋部的通知，叫他把已登记的国民自卫军带到文新去领取枪支；勃拉勒莱约我同去。过来一个密密麻麻的纵队，都是别利维尔各区里的人。……我们到了环城铁路车站，每人有车票；成堆地挤在车厢里、车顶上，随便什么地方。

在文新，我们走在纵队前面，因为有参谋部的证件，毫不困难地进入炮台；别利维尔的纵队与其说是奔赴沙场的公民，反倒象是去赶香料面包集市的人儿。其他区的国民自卫军，几乎都穿深褐色的短大衣，在炮台的广大的院子里等候。院子四周围着一些仓库和营房，两个严肃而堂皇的剪影，小教堂和了望塔，在过去的年代中看见过多少次侵占，因而对这次人民的闯入并不显得受惊。现在是要到地下室里取枪，这个场面煞是好看。在拱门下面，黑影的行列向前推进，领取枪支；看得清有些人各领

^① 原文缺街名。

两支，那是替身边的伙伴，不能前来的朋友代领的。勃拉勒莱叫喊着，随后，知道叫喊没有用，人家不听话，他叫我会同几个更加明理的公民在文新林荫道上上来上几个岗哨，为的扣留多拿走的武器；我派了六个，争论，争吵：“唉！自由在哪里？我们还在暴君的统治下吗？”各个哨兵后来就不管了，当我在林荫道上派到最后一个岗哨时，其他的早已开了差。好吧！我回到炮台，替自己领了一支。归来时，我们看见环城火车的车辆变成了武器库。

文新林荫道被阻塞了，弹药车、带篷大车、辐重车和农民的手推车、搬家车、装载木器和褥垫的公共大马车，交叉在一起；路的两旁驻扎着铁道兵。这个地带的房屋正在拆除。

9日外省义勇军到达巴黎。

维克多·雨果发表宣言①。

《马赛曲报》出第一期。克吕泽烈将军的文章“反动”，很不受欢迎。罗什福尔否认报纸再次停刊。

古斯塔夫·弗路朗斯被选为别利维尔的司令，他走来走去，检阅他的营队，穿着克里特岛上的装束和佩带一把长马刀！弗路朗斯在区政府。

10日 许多人在建防御工事，填土，堆土筐，打通炮眼，开小路掘暗壕。军事地带的已经焚毁的房屋正在清除。各处满天黑烟。巴黎四周广大地区的农民往城里避难，古老的郊区的居民潮水似的涌向市区。

11日 圣丹尼与内城紧密相连，象是保卫北部战线的前沿堡垒；那里很热闹，几个巴黎义勇军的营队驻扎在工厂里或大住宅中。

12日 传来朗城投降和堡垒火药库爆炸的消息。普鲁士军开进古劳眠。

古斯塔夫·弗路朗斯在外城林荫道上检阅自己的营队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骑着马儿来到队伍前，大家欢呼致敬；他跨下马，把它托付给一位好心的公民；他检阅，他祝贺连长们，向战士们出色地致词；检阅完毕，他要那头马了，于是有人呼叫，寻找，马儿不见了。原来好心的公民对它很感兴趣，借放马为由，逃之夭夭了。

13日 特罗绪将军大检阅国民自卫军。自今日起，巴黎城门早晨五时开，夜晚八时关。

贡比尼附近发现普鲁士军。

在市政厅，大院改为国民自卫军和义勇军的哨所了。布置得很有趣；华丽的梯子前面，乱七八糟都是桌子、长凳和麻袋；角落里，堆着褥垫和枪支。

国民自卫军登上城墙的时候，用刺刀挑去了“鹰”公司的保险广告牌。

城外常有火灾，似乎有人在焚烧巴黎四郊的树林。

15日 作为今天的消息，敌人占领了贡比尼和意军进攻罗马。

他们迫近了。在共和国头几天的异常兴奋中，几乎把他们忘记了；那时候人们心里，只注意这么多的变动而不注意别的；这些变动，好比大戏演到十分悲惨的最后几个场面而闭幕，要换布景，要换演员……对一些人是新鲜事，对别一些过去见过48年的人，是旧事和老话的重提。

16日 普鲁士军占领克雷泰和麦恩河畔纳伊。

二时半 布尔热的消防队员携带抽水机和武器到达梅尼蒙汤区政府，据说他们受到普军骑兵，或

① 这是雨果的用法、德两国文字发表的《告德国人书》，希望普鲁士人停止进军的最后一次企图。这封信开头这样写：“德国人，和你们说话的人是一个朋友。”敌人的报纸用狂怒的叫声回答：“把诗人吊死在杆子上！”

别的兵种的袭击；他们且战且退，留下几个伤员。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马上传开了；我没有见到这些消防队员，无从得悉袭击的真实情况。

17日，星期六 变化很快，现在几乎完全被包围了。普鲁士军在巴黎四郊的村子里居住并建筑工事。土伊勒利成了炮兵阵地，炮兵们安身在石像座边的帐篷中或树荫下，这样的营地看来很高贵，在一排排大炮，炮弹车和桩住的马群之间，高大的石像倒显得很相衬。

市政厅里总是忙乱，越来越忙乱。今天，第一个院子成了骑兵的驻地。防御工事的建筑有进展，一星期以来变化真大；胸墙现已完工，围以沙包。

18日 伊夫里有小战斗，第9战斗部队指挥官昂贝尔将军，在和该部队里的国民自卫军争吵以后被捕了（由加尔涅-帕热斯送到要塞司令部）。这是围城引起的争吵的开始，使得许多人头脑发热，思想混乱，激起堡垒的木屋中多少人愤慨的抗议和疯狂的言辞；有意抛弃科学方法，人家怎么不恨呢？

马格丽特·德朗席^①写给“温柔的皇上”的信发表了。波拿巴分子的报纸照样出版，除了特莱奥尔的《公众报》。

有人要求政府公布专款的项目表。

19日 普遍觉得，对逃兵的科刑轻得可笑。

沙齐昂有战事。下午二时，一个散兵告诉我们说，侬峒打起来了。我们坐车经过林荫道，没有多大动静，人家还一点不知道。我们来到爱丽舍街，这儿那儿，群众围住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炮兵、龙骑兵、辎重车，歇在树下。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人越来越多；穿阿拉伯军装的法国兵，一群一群地回城，疲乏不堪，尘土满身。“我们打输了”他们说。侬峒、克拉马尔和整个丘陵地带，都已落在敌人手中。

奔杜茹门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个野战炮队在那里待命，准备开往任何需要的地方。岗哨增加了一倍，堡垒中的炮兵不离开大炮，敌人有可能向这座突出的堡垒进攻；还能出城，但不保证能回来。我在布洛涅路上往前走，直到一个战壕为止；战壕在路的两旁，护以土筐；远远地，看见败兵在路上经过，是普鲁士骑兵在塞夫勒桥头把他们砍伤的。

比扬吉桥在燃烧。听见伊西炮台的大炮声，几发炮弹在空中爆炸。由于轰炸，侬峒树林有几处起火。在耶拿桥边，我们遇见龙骑兵和持矛骑兵，疲惫不堪，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有些个牵回阵亡的伙伴的马儿，有些个拿回步兵的背包。义勇军列队而行，据说到炮台去。

五时半 在文新那边，炮声隆隆。

九时 炮声又起，听见在奥伯维耶这一边相当密集的枪声。

十时 人们从普埃布拉克林荫道望见两处大火，一在侬峒方向，一在阿尔让特伊方向。

9月20日 有人主张停战。茹尔·法夫尔可能已去过普鲁士国王的大本营^②。群众集会，报刊则要求殊死战。

军备委员会在工艺馆集会，派出代表团向政府请愿；

^① 狂欢剧院的女演员，她的信札，包括在土伊勒利宫中搜查出来的文件里，是在皇帝的御室内发现的，这些信札说明了她和拿破仑第三的暧昧关系。

^② 费利埃尔的会见是在上一天，19日。

1. 殊死战；
2. 帝国的官吏和公务员悉数罢免；
3. 不进行选举；
4. 成立革命公社；
5. 对 70 年的逃跑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 93 年对流亡者的法律；
6. 向军队和各省派遣专员。

午夜，义勇军睡在柏油路上。

9 月 21 日 茹尔·法夫尔由普鲁士军的大本营回来。停战建议被拒绝。普鲁士要求亚尔萨斯和洛林作为担保，还要求苏瓦松城和蒙瓦列连，连同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战俘。

城下有小接触，小战斗。

郊外，田间被抢劫。

9 月 22 日 斯特拉斯堡像前的示威运动，花束、旗帜等等，莱尔米那的演说。市政厅里也是这样，反对停战！战胜或者战死！

捉拿普鲁士间谍引起不少误会；在林荫道上，在各处，群众抬头观望，把层楼上的火光，都当作敌人效劳的讯号。

9 月 23 日 中午。整个上午大炮轰鸣。芒卢日炮台和毕塞特炮台向驻扎在维尔茹伊夫的敌军开炮，从普埃布拉街可以看见这场战斗的炮火和烟雾。

六时 维尔茹伊夫和穆兰沙盖的阵地，从普鲁士军手中夺了回来，有说敌人损失很大。郊区有几处起火。奥伯维耶炮台里电光一样明耀。

9 月 24 日 无战事，没有炮击。

外省义勇军驻扎在卢佛尔宫的院子里。

9 月 25 日 没有新的变化。隔些时间才听到一声炮。我在防御工事里走走，好看得很。每座城堡是一个营地、篷帐、树枝搭成的小屋。

在土伊勒利宫中搜查出来的文件信札^①，公布了。

9 月 26 日 有人谈到今晚在奔杜茹敌人猛烈进攻，普鲁士军在凡尔赛建立防御阵地。值得担心的是：眼见他们要留驻下去，在巴黎周围大挖战壕，意在断绝我们的交通。

我们尚有二万四千头牛，十五万头羊，六千头猪以及能吃六十四天的面包。

第一个邮政气球安全抵达，第二个明晨起航。

9 月 27 日 肖蒙高地在燃烧，浓烟滚滚，别利维尔区内人心惶惶。燃烧的是石油，所幸不久以后，火势就被限止了。

国民自卫军都认为是普鲁士军干的，为提防敌人的袭击，都拿起武器。

根据警察总监的布告，烧掉石油四千桶。

^① 《皇室的文书信札。土伊勒利宫中搜查出来的文件》，巴黎，国家印刷所，1870 年，八开本。

28日 没有新的变化。封锁已经开始使人懊恼了。粮食减少，肉类罕见，黄油买不到，牛奶已成记忆。

城外没有消息，难道普鲁士军满足于封锁我们，让我们饿死？据说敌人派一个兵团，七万五千人，到诺曼底去征集。

29日 肉店门前挤满了人，每人领到一个牌号，喊到牌号时才能买。坦普尔旧郊区一个食品杂货商，出售黄油，中间掺有蜡烛油脂，五个半法郎一斤^①；群众对他有点不客气，他的铺子几乎受到抢劫。

传闻经过短时间的抵抗以后，意大利军开进了罗马。

30日 雪维里、拉伊、雪亚齐勒洛亚等地，有战事。

晨四时到十时，炮声强烈而又密集。

很清楚，许多炮位，许多炮台，不断地发射，海军大炮的轰鸣盖住了普鲁士军在远处回击的声音。

10月1日，星期六 第20区的国民自卫军，在梅尼蒙汤的新教堂里集会。

漫步在巴纽莱、文新、蒙特勒伊，只见田园毁损，房屋倒塌，树木已被砍断，树枝成堆冒着熊熊烈火。农舍空无一人，门已冲破，园中遭到抢劫。

蒙特勒伊，各条街上都有街垒，每座公园的围墙都开洞，可以出入；工兵正在劳动；水池子旁边，北非骑兵；村中居民寥寥无几，到处是义勇军。

经文新林荫道回来；这条路，相隔一定距离，为一些壕沟所切断；壕沟通向埋地雷的地方，预备给我们的敌人朋友送些意外的礼物。

各城门的景象实在有趣，非常好看。

10月2日 得悉斯特拉斯堡和都尔，由于弹尽粮绝，落入普鲁士军手中。

巴黎，老说要实行配给制度，这种措施越来越显得迫切。连日以来，排上四五个钟头以后才买到所需的肉，蔬菜很少。

10月3日 没有新变化。

奔杜茹、奥特叶被指明为城防的弱点，这里大规模动工。街道拐弯处都筑街垒、壕沟、树枝堆。奥特叶旱桥的拱圈砌墙围着，墙上开枪眼；布列塔尼亚义勇军驻扎在那里，写着“布列塔尼的男儿”。义勇军烧去分隔木屋群的薄墙。

4日 没有什么动静。都尔传来坏消息。

5日 在蒙瓦列连，上午几声炮响，战斗在扩大；9号棱堡也开炮了。

弗路朗斯在市政厅的示威活动。口实：要求发枪。

声称7日星期五要轰炸。

6日 弗路朗斯在市政厅的示威活动，弗路朗斯和他的五个营队。弗路朗斯辞职，他的部下立刻

^① 关于下面列举的物价，我们要指出，作为比较，那时候的工人，按照不同等级，每天的工资只拿到两个半法郎到四法郎。

又推选他。

总是要求发枪。

房租延期付款。

昨天的射击似乎摧毁了普鲁士军在吕埃、阿尔让特伊、贝松、侬峒等地的工事。蒙瓦列连炮台轰炸了这些地区。

7日 阴天，雾很浓，终日炮声不绝。甘必大乘坐气球去外地。

对外省的情况心中无数，开始感到沉重。电报很少，而且含糊其词。

8日 阴雨天。各种示威运动。布朗基和俱乐部十分激动，总是要求成立公社，而且声称巴黎人民自己作主，“不顾一切”，选举巴黎公社，93年的卓越的公社，时间就在10日，星期一；但是一个反示威运动马上出现：他们来到市政厅窗下。在围城时期不能选举！他们大声叫嚷：“打倒弗路朗斯！打倒别列维尔！”

作为伴奏，远处隆隆炮声。

10月9日 天色很坏！冒着大雨巡游圣丹尼。圣丹尼的景象倒也有趣：大街的入口处都有街垒；住家门前放着盛满水的大桶，防备轰炸；店铺关闭了；街上人来人往，巴黎人、义勇军、士兵；大路上的房屋空的空，拆的拆；树木被砍了，留下的树身高出地面一米；几个临时酒商住在废弃的店铺里。

在工事后面，在巴黎城里，新的防线快要完成。一座用土筑成的防御工事断绝夏佩勒大街的交通。

有说普鲁士军在侬峒和圣克鲁有隐蔽的炮兵阵地。

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处处整天排队。

一头活马的价格，由十五个苏到四法朗，没有饲料喂马，甚至遗弃在公路上，或者换一杯酒喝。鳊青鱼，七十生丁。

10日 企图发动新的示威运动。

各报攻击参谋弗路朗斯。

关于普军，没有新消息。

11日 炮击。迫近的轰炸不象是谣言了。

12日 炮击。

13日 在努瓦西勒塞克，人群出了城门，马上散开，走去找忘在田里的蔬菜。从圣丹尼到诺亚齐的田野里，也许有两万人。男人用短衫，女人用裙子，拿白菜和马铃薯……大家动手，车子在城门口等候这些偷窃者，只花几个苏运回一袋袋偷来的东西。

诺亚齐村的人全走了，每户人家遭到搜索、洗劫；大门开着，关闭的门窗都打破了，损坏了；留下来的东西，桌椅食具，乱七八糟，纸张在街上飞舞，有些废纸已撕碎，一束一束书信被雨下湿了。我捡到一部小说稿的片断，书法端丽，至少是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在华美的（说的是从前！）花园里采了些鲜花。这个被弃的空空的地方，只有几所房屋，里面驻着海军陆战队和义勇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象是平野的枪声所加的休止符号。街垒每条街上都有，其中一个，顶上盖着漂亮的

浴缸。不三不四的家伙在荒凉的街上徘徊。在我们前面，屋子里出来一个人，带着遗憾的表情；然后又回到院子里，转动花园深处蓄水池的水龙头，水哗啦啦的响。我想，他在已受到掠夺者的光顾的屋子里还要毁坏一些东西而引以为乐，如此而已；天真的想法，那知道他不过要来偷铜制的水龙头。

我们一直来到邦迪附近的前哨，邦迪的那一端已被敌人占领。努瓦西炮台向驻扎在邦迪林中的普军开炮，炮弹在头上飞过，空中发出可怕的巨响，真象是二十五个火车头的疾驰，又象是大量撕裂布帛的声音。后来我们穿过努瓦西方面堡，它挡住努瓦西的两座炮台和罗曼维尔之间的田野。还能听见巴黎另一边的炮声，这是夏齐昂的战争的结束。

14日 为拾回昨天的战斗中牺牲的尸体而休战，议定南部炮台下午一时到五时停止战斗。

继续偷窃城郊的蔬菜、水果。某些蔬菜还能买到，但是未免太贵：胡萝卜四个苏一根，白菜每颗一个半法郎、两法郎、三法郎。

通向防御工事的街道都筑街垒，墙上开枪眼。第二道防线是以环行路组成，自上而下的路当作壕沟使用；如果相反，路是居高临下的，是斜坡，便有地道保卫，围以铺街石和沙包；在道路的某些地段，还围着带枪眼的坚固的栅栏。

15日 继续收割农作物。若干偷窃者在努瓦西和邦迪之间被打死打伤。第20区政府的守卫者，看见人家拿了郊外的蔬菜打这儿经过，自己却不能分享一份，有些恼火，肯定地说这是耻辱，于是半路上加以没收。抗议，咒骂：“你们是贼！”——“你们也是贼！”结果，把没收的白菜、葱、胡萝卜和白萝卜，堆在区政府的一间房里。区长宣布送到市办食堂去。晚上，正要送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翼而飞了，连一根萝卜也看不见；国民自卫军就地拿走了。

16日 外省消息，普鲁士军进入奥尔良、埃夫勒、旺多姆、埃佩尔农、德勒、圣康坦等地。

甘必大对外省的宣言。特罗绪的关于组织国民自卫军战斗营的信。

下午，炮声激烈。

巴黎只有两个整团，由色当逃回来的维努亚军的第35团和第42团（到处看到这两个可怜的团，他们用了有限的、陆续加以补充的武器，参加各种战斗）。

17日 偷窃蔬菜仍在继续。城门口的景象有趣得很，出去进来要排长队；各式各样的车子跟在偷窃者后面，甚至还有搬家的车子！从中午起，各城门旁边真象是菜市；可惜，什么菜都很昂贵。今天，又打死几个偷窃者，受伤的很多。一个奥伯维耶人正在田间，被三、四个普鲁士兵发现了，他保住了马铃薯，而让自己的老婆落在他们手里。

在罗曼维尔，听见原野里的射击，陆续不断，时而缓慢，忽然连响一阵；远处，不时地开炮。靠炮台这一边的小树林被夷平了，树身乱横在墓地上头的斜坡上。鲍皮尼在焚烧。庞丹空无人烟，路角有义勇军站岗，过不去！

行军队伍的编制。关于弹药队的指令。向共和国献炮的募捐。

特罗绪的关于表扬的信列入议事日程。

18日 报刊谈论，由于莱比锡周年纪念，可能要进攻。他们今天就打吗？有人讲到特罗绪在会议时说：“如果我们有两个月粮食，我完全有把握，即使法国没有什么动作。”

情况更为严重。不同的配给方式，许多区政府尝试过，困难重重。蔬菜买不起，虽然这几天在郊区大量收割，青豆和干酪买不到，煤炭非常稀少，只有马肉很多；跟着马肉铺也多起来了，甚至有浪费现象。

晚十时半北面听见炮声，间歇时间很短，这在沉静的夜里给人以一定的印象。

19日 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的通告。

募铸大炮，进行顺利。

根据认为可靠的资料，德军在巴黎城下的总数没有超过二十五万。

晚十时 东面和南面，猛烈的炮击。

20日 今晚开炮，是由普鲁士军的进攻引起的。曾有两度普鲁士军要偷袭卡桑前哨的义勇军和米洛店。

下午三时 蒙马特尔的棱堡开口说话了，向那些想在让纳维利埃半岛立足的普军开了几炮。

21日 准许给每区的肉量减少了；比如说，第20区本来每天能得到一万一千公斤，以后只能得到七千五百公斤。食品价格继续上涨。

邮政气球现在定期起飞了，每周一、二次。

外地，发现波拿巴分子的阴谋。

琼歇尔有战事，猛烈的炮击。

22日 21日这一天是紧张的。杜克罗将军大规模出击马尔麦仲、吕埃、琼歇尔等地，可惜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收复蒙特勒多的消息是昨晚传出的，没有得到证实。我们所听到的，是蒙瓦列连、库尔别武阿以及61号、62号、63号、64号棱堡的炮队。

在库尔别武阿，从太子门出走，布洛涅树林一部分砍掉了，宽有二百米。在城墙的斜坡后面，只有炮队的带篷大车和弹药车能通过。杜克罗的司令部设在纳伊林荫道入口处的一家饭馆内，离义勇军的木屋群不远，第一座街垒，与麦伊屋门相距五百米，建筑牢固，有壕沟和斜堤。塞纳义勇军（第6营，第7营）住在林荫道的房屋里；更远些，外省的义勇军正在操练。

另两座街垒在纳伊桥前把林荫道切断了。大惹特和纳伊的岛上，部分树木也已砍去；士兵们在田野里寻找偷窃者遗留下来的蔬菜。成绩不佳，来到龙奔；所有房屋都打枪眼，窗边堆着沙包，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有效地防守。

拿破仑像已从像座上卸了下来，代之以了望的哨兵。通向龙奔的道路断绝交通，严加防守。

右边，一个炮兵连监视阿尔让特伊和穆兰阿尔热蒙，看见白房子后头有敌人，开了几炮。

蒙特勒多是在昨天收复的，但是把敌人工事摧毁以后，又放弃了。

23日 是星期日；阴雨，没有什么新事。

24日 宣布普鲁士军占领奥尔良。

晚九时 忽然，远空燃起一片火光，人们以为某处有火灾，大家往推测的方向走去，普遍感到惊讶；别处没有起火，只在天上；是什么啊？极光吗？巴黎从未见过。十时，天光消失了，人们却对这引起强烈印象的现象继续寻找原因；或者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理由。

25日 夏笃登！甘必大来电，告知我们，普鲁士军到达夏笃登城前，该城的英勇抗敌和轰击。